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
### 第四十回 對葵牀四姊妹談心 抄葉府一家人分手

卻說四人談笑一會，菊農和漱芳是中表姐妹本在一塊兒無話不說的，這會子便和漱芳同睡。素秋卻和瑣琴同睡，那瑣琴是有些道學氣的，睡下一會子便睡熟了。素秋醒著聽菊農道：「我做一個姐夫的樣兒你瞧，可是這樣不是？」聽漱芳嗤嗤的笑將起來，菊農也笑著。半晌，漱芳罵道：「不好好睡，吵什麼，你要學個樣兒，我做你瞧。」聽菊農拍打了他一下，兩人都笑個不了。聽菊農問道，你們第一個破題兒是怎麼樣個做法的。聽漱芳道：「臊人呢。」只要有個問頭的，菊農就問著。他聽漱芳的聲音低了，切切咄咄，不知怎講。忽菊農笑將起來道：「那他怎麼呢。」漱芳笑道：「他也沒法，一會子也歸自己睡熟了。」菊農又道：「那第二夜還這樣嘔他也不？」漱芳不語了，聽兩人又笑了一會便不則聲，像是睡熟了。自己便也暗笑一聲，挨著瑣琴睡熟。次日起來，各自梳妝，素秋少不得有一番取笑。漱芳只聽他們講去，一時早餐已過，翠兒來說：「姑爺來了，太太請小姐出去。」漱芳道：「這喊我什麼，請大爺陪著便了。」翠兒道：「大爺因前兒李爺來邀同進京會試去，今兒便要動身，正忙著，所以請小姐陪去。」漱芳便應了，大家去取笑他說：「姑爺等久了，快去快去。」漱芳笑笑不理，便出來到隔壁院子裡。見他母親陪秦瓊坐著，秦瓊一眼見漱芳，穿著一件紫絳珠兒皮襖子，襟袖上用白緞條盤出回文萬字的，身材越覺嬌小得很，下面穿著彈墨細縐裙，露出一點兒大紅平金鞋尖。一臉喜色，眉梢上又帶點羞態。進來向他母親請了安，對著秦瓊欲笑不笑的便自在母親肩下坐下。秦瓊早心裡癢了，要笑的光景。漱芳低下頭去，一眼見菊農和素秋在鏡屏隙裡偷窺，也便紅了臉，更不好意思起來。聽秦瓊對金氏道：「今兒大舅榮行，家爺說不及親自過來拜送，著小婿帶來點禮物，請太太賞收。」說著便喊小喜子，小喜子在門外答應，把禮單交丫頭送上來。金氏看是程儀五百兩，茶葉二十瓶，金腿子六十掛，海味十六桶，九子龍鬆煙一百錠，大卷筆二十盒便叫丫頭們送大爺看去。因向秦瓊道：「聽說尊大人有好消息了，不知可准不准。」秦瓊道：「是家爺去歲上了奏辦營務處的折子，奉旨准了，卻因家爺假期已滿，著來京聽用。那營務處因非官責任已委了人了，家爺也今兒動身進京去，所以小婿也不敢久坐。」說著，卻好石時進來，秦瓊和他握手談了一會，便向金氏告辭。石時要留他用飯，金氏替他講了，石時知是正經，便不再留，經送秦瓊出去。回轉來忙換了衣服向秦府裡致謝並送行去，到飯後才轉來。一見金氏便道：「母親可知道中丞壞了？」金氏吃了一驚，忙問，為什麼事？石時道：「什麼事也不知底細，三老爺正忙著，也沒細講，單說是沈左襄現在任了御史彈參的，裡面開的十大款，很不好看，現在革職來京聽訓，不知道該怎麼個處分。」金氏忙道：「那咱們家借與他的錢，該趕緊要去才是。」石時道：「我也為這個著急，幸而中丞因此去好歹不知，把一應私蓄都托付了秦三老爺，他又沒一個公郎，只有一個姪子，現在河北，說尚有長短，就請秦府裡喊他姪子來，把一應交付他姪子，這裡外欠的款目，中丞多開了單子，也托秦府裡代還了。中丞昨晚就交了印，是藩司護理著，此時此刻我也講不了這些，總之咱們這筆錢問秦府裡要就是。」說著匆匆的出去，看行李已整頓好了，便進來和他母親金氏及漱芳告辭，又向素秋說，秦府記室已請令兄代理，一切費神容回來再到府叩謝，家裡各事也費姐姐的心照拂些兒。素秋應了，石時又向菊農說：「剛到秦府帳房給母舅辭行去，母舅正忙著沒進去，請妹妹見的時候代道個罪。」菊農也答應了，石時又向瑣琴說了幾句求照拂的話，瑣琴也說了些順風得意的套頭，大家都送到廳上，看他上轎，說專聽捷報。石時拱揖上轎，幾個管家壓著書箱行李去了。

且說石府，自石時去後愈加冷靜，秦瓊因下半年鄉試，秦文托陸蓮史督率他和寶珠兩個用功，所以不得出來，便來，也一刻兒去了。漱芳心裡倒很歡喜，瑣琴因秦府柳夫人接他去玩，便自去了。只素秋和菊農，仍伴著漱芳及時行樂，或詩酒怡情，或琴棋消遣，倒也有趣。流光易逝，看看又是三月暮春天氣。一日，剛在午餐，忽京裡來了個急電，大家吃了一驚。漱芳連忙和素秋、菊農兩個各拿一本電報號碼，七手八腳的翻譯出來，湊攏一看，見寫著：葉冰山被御史會參，現已拿問查抄擬斬監候，該款速速收取。原來是石時的電報。金氏看了，忙道：「這是怎麼講。」漱芳道：「葉冰山恩眷甚隆，怎麼忽然有這一件事，光景裡面查出怎麼了不得的事情，所以才有了這個會參的本子，即這麼著，母親須得趕緊討去，略遲幾天，怕京差堂官到了，這款子便完了。」金氏道：「葉冰山和他太太還是去歲子進京，沒家來呢。」漱芳道：「這個管他什麼，報上說已拿問，便不得家來了，母親快問他老太太要去。」金氏聽說，便不換衣裳忙喊轎往葉府去，只帶兩個丫頭。到了葉府大門口，見那些管家和些當差的還在那裡耀武揚威的吆喝人，一直進了穿堂，到二廳下轎，葉府丫頭接了進去。到正院一看，見擠滿了一屋子人，七位姨娘，兩個小姐，一個老太太，一團糟的哭著，桌上也擺著一封電報，原來是秦文打與他家的。金氏勸著他們，說不要亂，仔細風聲傳出去不穩便，老太太哭著說道：「還有什麼說呢？石太太你總該知道了。」金氏又安慰了許多話，說府裡恩眷素隆，這會子火頭上，自然不好看，又況這個是部儀的，旨意下來或者早晚便有轉機；但是既有消息，便該絕早設法呢。老太太止了哭，眾人也不許亂問。金氏道：「昨兒天津一個飛電來，說大有金號倒了。我只當脫了本，那知道就是這個上的來歷。」正說著，外面又送一個飛電來，看是上海江源坍了。接著又是一個報，說江蘇萬康坍了。老太太急的放聲哭了。接著又是四個報：湖北阜豐，湖南永康，福建宏裕，四川德濟四家大銀號都塌了。一家兒都亂的鼎沸，忽報本城永裕、如川、海流三家一齊支撐不住，被人蜂擁抽收款子，一時也都塌了。金氏聽說，更加急了。因道：「這時候也管不得這些事，快把各處所有未塌的銀號各鋪趕快一齊閉歇了還好逃遁幾個小錢，不則便一掃精光了，再把府裡窖金都發出來，把所有欠款該付的付了，該打幾折還的也都完了。再有餘利的並各房私蓄，也趕緊寄了出去，不怕來抄的差官也不留一點兒餘步。」老太太也知道利害，吩咐教內外帳房趕快把要緊的帳目交進來，再把各房所有放重利的借據也趕快呈上來，再吩咐本府所開各典鋪亦暫時閉歇，省被抄入，又對金氏道：「你那筆我不能短你。」因叫軟玉去拿一盒子金葉子出來道：「這是葉金四百兩，大約合銀兩萬兩也差不多了，此刻亂著，我也不好留你了。」金氏見款子還了，也不肯久留，怕有不便，便自去了。這裡帳房果然交進十二本帳簿來，各房姨太太都把放重利的借據藏在身邊，也有幾張呈上來的。老太太忙叫丫頭們打了一個包封，再把金葉子五百兩一封的封起，裝在一具壽材裡，只說這壽材是秦府寄在這裡的，便叫葉奎壓著抬去。其時已經天晚，忽一個急電到來，廣東和雲南貴州的幾處銀號也倒了。老太太也無暇及此，忙把細軟等物又運出了些，寄往親戚家去。又喊本府典當，內開了幾十張假當票來，分藏各人箱內。次日，果然署中丞的奉著戶部飛電，來封府第，把前後門都派兵丁把守了，只准一人進出買物造飯，還要細細搜驗，怕運出要緊物件。一應封口書函不准投遞，一連守了幾日，把一個葉府圍的水泄不通。幸而趕早運了些出去，老太太和眾人到這地步，也只得硬挺了。到半月後，京差才到，中丞接見了，才知道葉冰山還是為侵沒國款一件發的案，再加上盤剝小民，挾官吏強取民婦等事，共十二款。刑部議抄斬監候的罪名，還是幾位王爺代求了，此刻家便抄了，去斬監候卻蒙赦輕議了發往邊疆效力；葉用削職，這且表明。

且說，這會子京差督著，把合府所有一應抄將出來，開了單子，把箱籠多加上了封條，限三日叫合府人口出產。那差官見所抄數目不止二十萬，心裡暗暗明白，因受秦文之托也不多講。看單上也沒有什麼犯禁物件，也便不做威勢，只把葉府花園先封了去。這裡太夫人和各姨娘早哭的昏過去了。因限期太急，又不能違抗，只得喊齊各姨娘，問願隨進京去的去，願散的散。那些姨娘見問，多滴下淚來，有幾個有小貨錢放在外面的便不願跟去，打算散了，口裡不說，老太太已看出情形，便把尤月香、吳閨仙羅、四姐、陸慧娟四位姨娘遣去自行擇嫁。四位姨娘磕了頭，帶著貼身丫頭，連晚各自奔散去了。蕊珠的母親朱賽花哭著向老太太磕頭說：「求老太太開恩准他到京一見老爺，倘能隨往邊去，雖死尤生的了。」老太太知道他和蘇婉蘭兩個是素有心腸的，便含著淚點首兒。見蘇婉蘭只是哭著，不則一聲，暗暗可憐。因把丫頭們及管家小廝的花名冊子弔上來，問有願散的，除了名氏，都叫散去，只剩了十幾個大丫頭，即寶寶、楚楚、端端、好好、墨芳、書芬、筆花、硯香等人。管家小廝也只剩了二十幾個。偌大一個葉府，這會子便不像個人家了，太夫人悲傷了一夜。

次日命打起行李，僱下船只，準備進京去。因葉用又不在家，葉魁年輕，乾不了正經。因去秦府，求了柳夫人，請派秦珍送進京去。柳夫人一口應允，便派秦珍過去理直一切。到第三日，京差來押著出府。秦珍便送太夫人和蘇婉蘭、朱賽花、軟玉、蕊珠一千人下船，逕往京去。差官也便同路進京。秦珍本來和差官熟識，一路便和他談談，並求他包涵些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覆雨翻雲驚世態，迅雷疾電變天心。